

波黑旗手：北京冬奥会让我成了“网红”

新华社萨拉热窝 2 月 16 日电(记者张修智)米尔扎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担任波黑代表团旗手,他说,自己的奥运处子秀,简直就是一场梦幻之旅。

因为开幕式上一个调皮而迷人的眨眼睛表情被电视直播镜头捕捉到,这位高大、帅气的波黑男孩转眼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网红”,还被粉丝们赠予“米宝”的昵称。

“去北京之前,我在 Instagram 上有大约 900 名粉丝,而现在超过了 29000 名,这太疯狂,也太令人开心了,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几天前回到萨拉热窝的米尔扎难掩兴奋地对新华社记者说。

尽管在雪橇比赛项目上只取得第 34 名的成绩,但回到家乡的米尔扎仍然受到热烈欢迎。

当日,米尔扎的父母、两个弟弟以及整个社区的人,站在他家所在公寓大楼的入口处,挥舞着一面巨幅波黑国旗和海报,用欢笑与热烈的

口号将米尔扎包围。

“我的三个儿子都是运动型的,他们总是渴望尝试不同的运动,游泳、柔道、手球、篮球、足球、滑冰和滑雪,样样都喜欢。”米尔扎的父亲丹尼斯骄傲地说。

“米尔扎 14 岁时就爱上了雪橇。”丹尼斯至今清楚地记得儿子与雪橇结缘的时刻。七年前的夏天,应朋友之邀,一家人前往萨拉热窝附近的特雷贝维奇山游玩,那里的雪橇跑道是为 1984 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而修建的,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波黑战争中遭受破坏,2014 年进行了部分翻修。

“刚一接触雪橇,米尔扎就感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运动。”丹尼斯回忆说。

爱上这个令自己肾上腺素激增的运动那一刻,也是米尔扎与北京冬奥会缘分的开始。然而,米尔扎走向北京冬奥会之路并不平坦。

受经济条件限制,波黑政府的体育投入不

多。米尔扎与教练每年只能得到萨拉热窝州政府提供的 4000 波马克(相当于 16000 元人民币)训练经费。多年来,米尔扎一直用的是一副旧雪橇。直到北京冬奥会前夕,散居在美国和欧洲各地、为米尔扎的才华与热情打动的波黑侨民,集资为他买了一副新雪橇,才解决了米尔扎的基本装备问题。

最揪心的是,北京冬奥会开幕前的一个月,米尔扎在拉脱维亚训练时受伤,一个星期无法走路,这让家里人和教练都捏了一把汗,以为米尔扎可能要无缘北京冬奥了。

2 月 4 日,当手举波黑国旗的米尔扎满面春风地出现在北京“鸟巢”时,围坐在萨拉热窝家中电视机前的家人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之中。

“心花怒放,灵魂充实。”父亲丹尼斯用诗一般的语言描述那一刻的感受。

没拿到奖牌,不意味着空手而归。相反,北京冬奥之旅,给米尔扎留下满满的美好回忆。

请假参加冬奥会的瑞典女工程师“返岗”了



▲ 2 月 8 日,瑞典队选手阿尔米达·德瓦尔在比赛中。当日,在北京国家游泳中心“冰立方”举行的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冰壶混双铜牌赛比赛中,瑞典队以 9 比 3 战胜英国队获得铜牌。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2 月 15 日电(记者和苗、付一鸣)带着北京冬奥会夺得铜牌的美好回忆,瑞典冰壶运动员阿尔米达·德瓦尔本周回到瑞典重返工作岗位。如果不出她的预料,她的邮箱收件箱很可能爆满。

近日,这位 24 岁的自动化和软件工程师向公司提出书面请假的申请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德瓦尔凭借她在工作与体育运动上非凡的平衡能力在社交媒体上一度冲上热搜。

“当朋友告诉我我在中国的微博上走红时,我很吃惊,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真的‘走红’了。”德瓦尔兴奋地说。

冲上热搜的是德瓦尔邮箱的自动回复:自己(目前)请假参加北京冬奥会并将于本周回到工作岗位。简单一条邮件自动回复反映了德瓦尔“举重若轻”的态度,“仿佛请假参加奥运会就是件很平常的小事”,中国网友纷纷为她点赞。

德瓦尔兴奋地对新华社记者说,北京冬奥会给了她太多惊喜,给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自己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

德瓦尔说,她要对冬奥村、体育场馆、国际

氛围,以及举办方有序的组织、对疫情的出色处理点赞!当然,最重要的是,举办方为比赛创造的完美条件使她印象深刻。

德瓦尔和她的队友、31 岁的冰壶老将奥斯卡·埃里克松是首批抵达北京的瑞典运动员之一。但由于行程紧张和之前参加其他赛事的疲惫,她选择通过电视观看冬奥会开幕式。

“我在体育场附近的公寓里观看了烟花。”她激动地说。

当她的其他队友抵达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和她一起住进了五居室公寓。

“冬奥村很棒,维护得很好,我和其他三名队友合住的公寓也是如此。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在一起的氛围非常好。”德瓦尔回忆道。

她说,“非常享受”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令她印象深刻的是,举办方为运动员们营造了安全的竞技环境。比如,她对“有机器人在闭环区域扫描体温”赞赏有加。

“冰立方”,即国家游泳中心,是冰壶比赛的场地。它是由 2008 年夏季奥运会的“水立

方”改造而来,也是闭环“气泡”中的一部分。那里的环境和气氛也给德瓦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场馆真的很酷。它很大,有很多块大屏幕实时更新战况。此外,场地的冰质也非常好,又光滑又稳定。”她说。

这样完美的条件保证了公平竞争。在季军争夺战中,德瓦尔和埃里克松以 9:3 击败英国队,为瑞典队夺得冰壶混双铜牌。

目前其他瑞典冰壶运动员仍在北京,德瓦尔却已返回瑞典的工作岗位。

“我的目标是做一名职业冰壶运动员。”她说,但又解释说,在瑞典这个职业并不能像在许多其他国家那样得到诱人的薪水。

“我也意识到,一旦我的运动生涯结束,我需要做其他的工作。幸运的是,我的雇主对此非常理解。”她说,此次请假备赛并参加冬奥,她从雇主那里得到很大支持。

德瓦尔说她很高兴能够在社交媒体领英上为自己加上“奥运奖牌获得者”的标签。“我意识到很多人赞赏我在工作与运动之间的平衡。能够激励人们追求梦想的感觉很棒!”

『追随梦想,努力工作,你可以实现了不起的目标』

加纳四十三岁高山滑雪运动员梅德的新旅程

43 岁的年纪,卡洛斯·梅德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代表加纳——非洲西部的一个国家。尽管他在 13 日的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比赛中未能完赛,结束了短暂的奥运之旅,但他仍然充满斗志。

梅德出生在加纳,在他八九个月大的时候就被一个瑞士家庭收养,自幼生活在一个有雪的小村庄,滑雪成了他成长路上自然而然的选择。

在瑞士,冬季项目非常盛行,世界顶级运动员层出不穷。作为一名滑雪业余爱好者,梅德从没想过有一天能以滑雪运动员的身份参加奥运会。四、五年前的一天,朋友不经意的一句话,敲开了他的心门:“你可以争取奥运参赛资格,为加纳比赛!”

就在平昌冬奥会开幕前不久,梅德开始了他的“疯狂”计划,首先要拿到国际雪联认证,然后在奥运资格赛中攒够积分,“当时我只有 6 周时间,这显然不够,但我发誓要再试一次。”

四年后,梅德如愿拿到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在 2 月 4 日开幕式现场,梅德高举加纳国旗,走进流光溢彩的“鸟巢”体育场。他是加纳队唯一一名参赛选手。

在过去四年里,梅德一边为北京冬奥会努力备战,一边在欧洲寻找年轻的、与他有着相似背景的加纳人,希望组建一支年轻的加纳队,共同征战奥运会。“凭借我过去几年的经历,我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基础,让他们更容易地走上参赛之路。”梅德说。

遗憾的是,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北京的梅德,仍旧只能上演“一个人的独角戏”。“在我身后没有联盟,也没有教练。”梅德说,“我是个业余爱好者,其实我没有目标,我只是想好好表现一下。”

13 日,梅德亮相国家高山滑雪中心“雪飞燕”,他在第一轮滑行中出现失误,提前结束比赛。

代表加纳队参加冬奥会,对于梅德来说愿望已然实现,但他还有更远的目标:在冬季运动比赛中,为加纳升国旗!“加纳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我希望能够激励一些年轻人,为加纳做一些事情。”梅德说,“追随梦想,努力工作,你可以实现一些了不起的目标。”

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年龄只是个数字。梅德说,他已经为加纳滑雪联盟的建立打好了基础,同时也希望推动非洲大陆滑雪联盟的成立。“希望未来从北非到南非能有五六个滑雪场,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滑雪机会,这是我的梦想。”

(记者卢羨婷、王沁鸥) 新华社北京延庆 2 月 14 日电

法国高山滑雪老将克拉雷:

我是一个从没赢过的四十一岁『男孩』

41 岁了,法国人约翰·克拉雷还没赢过一场比赛。在他 41 岁零 30 天,人生中第一次登上冬奥领奖台时,得到的也是一块银牌。

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中,克拉雷在一众夺牌热门中第 19 个出场。在出场排位越靠前越有可能滑到更好雪况的比赛里,这不是一个有利位置。已经完赛的,有当时已手握冬奥两金的奥地利人马蒂亚斯·迈尔,有本赛季世界杯滑降积分榜头羊、挪威人亚历山大·希尔德,有 1997 年出生的瑞士新秀、本赛季分站赛冠军拿到手软的马尔科·奥德马特,还有暂列第一的瑞士人员亚特·弗兹……

他们都比克拉雷年轻。甚至在本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的所有运动员中,都没有几个人比他更“老”了。

在克拉雷已经足够长的运动生涯里,他从没拿过第一。1996 年,他就开始参加国际雪联旗下的赛事了,首场比赛排名第 32,冠亚季军都是“70 后”。他还年轻。

2003 年,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一个赛季下来,总积分排名第 140 位。没事,他还年轻。

2010 年,他的首次冬奥会没能完赛,没事,还算年轻,年轻……

时间就这样滚滚向前。从少年到“经验丰富的老将”,克拉雷确实已经成了世界高水平运动员,但离顶尖总是还差那么一点。所有比赛,正常发挥也就是进前十,每隔一两年才能站上一次某个分站赛的领奖台;所有年度排名,好的时候十几名,差的时候几十名,摇摆不定;2013 年,他成了世界上首个在比赛中滑行瞬时时速突破 160 公里的高山滑雪运动员,但那没能给他带来一块奖牌;奥运会,三次了,最好成绩是平昌的男子滑降第 18……

“大概 35 岁之后,我对我的事业产生了怀疑。”克拉雷说。

他的主项是高山滑雪中危险系数最高的滑降项目,不管是训练还是比赛,每次的瞬时滑行速度都会突破 100 公里。没有“护盾”的血肉之躯在雪面上达到那种高速时,他就会感到耳压有变化,甚至耳鸣。而大多数高山滑雪运动员的生涯“标配”——十字韧带受伤,他也早早在二十几岁经历了。

但那又怎样呢?磨难之后就必有回报吗?

“后来我想,我要一年一年地做决定。”这个已经开始被人频繁关心何时上演谢幕演出的男人说,如果一年下来觉得自己还能比,就再比比试试。“如果我最终赢了一次,那很棒。如果没有,我也已经做了很多美妙的事。”

接下来,大放异彩的转折没有突然降临,但北京冬奥会前,克拉雷的世界杯滑降年度排名已经连续三个赛季进入了前十。2019 年,瑞典世锦赛,38 岁的他第三次参加世锦赛,拿到了生涯第一块国际大赛的奖牌——一块银牌。

后来他说,是这块银牌,让他下决心撑到北京。

北京延庆,2022 年 2 月 7 日,国家高山滑雪中心,41 岁的克拉雷出发。前两个计时点,他排名第四。第三个,他已经排到了第一。“我只是一直在冲,冲得非常狠,冒了很多险。”克拉雷后来说,他自己看不到计时器和排名,“但我知道我滑得很好,有时你不确定自己很快,但有时候你就是知道”。

冲过终点,1 分 42 秒 79,排名第二。他还是没赢。但赢,对他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不管你是 20 岁还是 41,这都不重要。这是块奥运奖牌啊,这已经是很美好的回忆了。”

他成了冬奥史上年龄最大的高山滑雪奖牌获得者。所有人都在追问,是什么激励他走到了现在,他不觉得回报来得晚了一些吗?

“我不觉得晚,我妈妈一直都还叫我‘年轻的男孩’呢。”这个 41 岁的“男孩”,脖子上挂着人生第二块国际大赛奖牌。他说:“我妈妈说,我小时候做成什么都比别人慢一点,学走路、学说话、换牙,包括后来结婚。”“好像,我的运动生涯也是这样。”

(记者王沁鸥、马邦杰、刘扬涛、卢羨婷、夏子麟) 新华社北京延庆电

霍尔：不以“数不清的翻转”取胜，这个“两圈半”不简单

新华社河北崇礼 2 月 16 日电(记者卢星吉)当美国选手亚历山大·霍尔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的第一滑中拿下全场唯一超过 90 的高分时,云顶场馆群媒体工作间里传来了几声惊叹——“why”(为什么)?

霍尔第一滑的最后一个跳台动作,在实时成绩公报系统上留下了一串特立独行的代码:r-DC-10-Pr-1(正滑右转两个偏轴转体 1080,接反转 180)。两个相反的旋转抵消后只剩 900 度,如果不仔细看回放,他似乎只翻了“两圈半”。然而,裁判给出了坡障项目中“天顶星”级别的赛段分,9.45 分!

北京冬奥会临近尾声,世界各地的观众早已被苏翊鸣、谷爱凌等高手的精彩表现,充分“科普”了什么叫做“滑雪公园类项目”(单板和

自由式滑雪中的坡面障碍、U 型场地以及大跳台项目)的顶尖难度。

在众多让人数不清圈数的翻转 1800、1620 度动作面前,只包含两个偏轴转体的 1080,乍一看很逊色,但凭什么霍尔却获得了格外垂青?

电视和社交媒体上反复出现的慢放画面解答了这一疑惑。已在空中翻转了 1080 度的霍尔,按势头本该要做出一个 1260 或者 1440 动作,但此时,他突然凌空“定格”了;随后,他“神迹”般地向反方向把躯体转动了 180 度。“坡面障碍技巧和大跳台上的竞争正越来越变成旋转周数的竞争,当然,我也是这一趋势中的一员,但我也常常问自己,能不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名新晋冬奥冠军说道。

“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做到了,说实话

我都没想到自己能成功着陆。我向世界展示了这项运动的创意和风格,我们的思维不能被困在比赛本身!”

霍尔并不是不能靠“转圈”取胜。事实上,他本人就保持着男子自由式滑雪的最高旋转周数纪录,曾在一场世界极限运动会大跳台比赛中做出 2160 度旋转。

但站上北京冬奥会男子坡障决赛起点时,霍尔已将自己曾经的成就,和对于比赛中会获得何种分数的顾虑,全部置之度外。

“裁判把我放在第一位也好,把我放在第 12 名(决赛中总共有 12 名选手)也好,我都不太在意,我只是想打破一些固定认知,把自己觉得最有趣的动作展现给大家。”

霍尔获得了第一名!与此同时,一个新的

动作出现了,自由式滑雪的“风格”再现了,北京冬奥会见证了这一标志性时刻。

公开资料显示,除了参加专业滑雪比赛之外,霍尔还是一名街头滑雪达人。他出生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费尔班克斯,成长于瑞士苏黎世,目前正在美国犹他州上大学,一直生活在各种著名“雪乡”。在大雪之后,霍尔和朋友们经常利用街面的积雪,借助护栏、花坛、围墙等“道具”,进行花式滑行。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新华社记者问道,这些经历如何塑造了他对自由式滑雪的理解时,这位有些腼腆的大学生运动员说:“我喜欢滑雪中的随机性,无论是在(自然界的)深粉雪中,还是在城市的街道上。在我的理解里,这项运动关乎创造力和表达欲。”